

大黃鴨！除了愛與恨，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

最近經過海港城，那裏擠滿了市民。他們幾乎全都高舉相機和手機，圍著浮游在維多利亞港海傍的黃色巨鴨拍照，就如演唱會中的粉絲對著偶像照相一樣。而巨鴨，依然在大海中悠閒漂蕩，載浮載沉，面對群眾熱烈的擁戴，依然保持風度，面露微笑，卻不知它心裏有何想法。此刻我想到 Facebook 中的一幅「惡搞圖」，圖中的巨鴨向著人群說：「你地呢班愚蠢既人類！」

巨鴨結緣於中國

這巨鴨的設計師霍夫曼 (Florentijn Hofman) 或許就是有見現代人太「聰明」，太多計算，太多理性分析，致使身心疲累，所以才創作了這麼一隻討人喜愛的「巨鴨」，使觀賞者「愚蠢」一下。

霍夫曼是三個小孩的父親，每當他與孩子玩耍時，總喜歡伏在地上，發現眼中一切事物都變得巨大和美好，喜悅之情油然而生，也因而重拾了童真的視覺。這「新發現」啓發了他創作「巨型動物裝置藝術」之路，而他的第一份作品，便是「倒樹蔥」的兔子。

我曾看過一篇介紹這隻巨鴨來歷的報道，原來牠發源自一艘於 1992 年在中國出發的貨輪。這貨輪原本打算穿越太平洋，直奔美國華盛頓州，但中途遇上風暴，一個裝滿貨物的貨櫃墜入風雨飄搖的茫茫大海，結果裏面的東西也四散海上，隨波逐流。那究竟是甚麼東西？

對了，就是黃色鴨子玩具，除此以外，還有它的其他「好朋友」，如藍色海龜、綠色青蛙等等浴盆玩具，這支「海上兵團」越洋過海「遠征」至英美海岸，歷時 15 年，這事件受廣為報道。霍夫曼看到後大為感動，並啓發了他創作這黃色巨型充氣橡皮鴨的意念。

人為甚麼要快樂？「快樂也需原因嗎？」巨鴨反問

他接受媒體的報道時，指出「小鴨子令人聯想到童年」，因此「將橡皮鴨放大，相信觀眾都會從中感受一種童年快樂」。橡皮鴨象徵不分種族和年齡的集體童年回憶，而它所身處的港灣，因為它的襯托，也化身為城市的大浴缸，正如霍夫曼呼籲，「我們要千方百計愛護它」。

但畢竟，「快樂」始終還是它的主調，相信很多專誠前往參觀的人，還是受到它「快樂」的氣息所吸引。但為何我們會為看見一隻巨鴨而快樂？除了它是我們兒時沐浴的回憶外，我認為它與大海的空間配置，改變了我們看待這個城市的角度。

城市內的建築物及其他基礎建設，均有其實際功能，

並且以堅硬的鋼根水泥為材料，稜角嶄露；樓宇之間的狹縫，猶如利刃迎面劈來；即使有地標式的「宏偉」建築物，其存在本身就要人頂禮膜拜，自高自大，可敬可畏但不可親；在香港的所謂「廣場」，並非供人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，而是一所大商店，人們聚集就是為了消費。

在「石屎森林」抬頭仰視，觸目所及，大至參天巨廈，小至一根燈柱，都只具功能性，如果城市是一個機器，那麼這些就是一個個零件。而在仰觀的過程中，便不難發現，自己，也可能不過是當中一顆小小的螺絲。

而巨鴨之龐然，不能被「供奉」在展覽廳中陳示，只能並列於廣廈之間，幾成城市中的其中一幢「建築物」，招搖過市。它對這城市的運作無甚貢獻，並非這個城市機器中的部件；它在那裏，只為逗人高興。它就是如此「華而不實」，與其他「任重道遠」的建築群格格不入；它特立獨行，看似被鬧市排擠；但它又與海為伴，驟眼看去，正如霍夫曼所言，香港變成了富有童真的大浴缸，顛覆了這個城市凡事講求「發展」、「競爭」和「增值」的主流價值。

於是，人們開始喜歡仰視，特別是在海傍，因為面前聳立著的不再是「功能性的城市機器」，而是一件「聊作嬉遊的玩具」。因為巨鴨對人群無條件的取悅，城市的關注開始回歸「每一個人的感覺」，而非一堆人們漠然無感的正數和負數。人們喜歡親近巨鴨，是因為在此空間，不須再思考甚麼、分析甚麼，能盡情享受一個生命本來應有，卻被這城市壓抑已久的愉快感覺。而群眾陶醉其中，說不出所以然，才正是這個「海與鴨」空間裝置啓動其藝術功能的開始，也引發出對社會發展的反思：在數字化的集體利益面前，「個體生命的感受」是否必然要為了維持一個制度、一個策略而理智地被犧牲掉？

巨鴨熱・貧富宴・環保週

從這個裝置藝術與城市的互動，分析「巨鴨熱潮」，固然有趣。但當我們都說橡皮鴨是我們兒時的集體回憶時，也要反思一下，這究竟是普世共有的，還是專屬於「已發展地區」的人？缺乏潔淨食水資源的貧窮地區，水本已不敷飲食之用，載滿清澈淨水的浴缸上浮著的橡皮鴨，對他們來說，會不會是聞所未聞的異物？再說，在浴缸浸浴比花灑淋浴耗水得多，其實是一種不環保的生活方式，以浪費和奢侈換來的歡樂，是否值得提倡？

如果把「巨鴨熱」與校內舉辦的「貧富宴」和「環保週」的意義一併思考，會否啟發更多、反思更多？